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19

被忽视的“雕琢”——论珀西·比希·雪莱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

《弗兰肯斯坦》的修改

陈瑞浩¹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000)

摘要: 学界关于雪莱夫妇之间的文学互动研究并不常见, 部分研究大多落入“珀西对于弗兰肯斯坦这一角色创造具有巨大作用和影响”的窠臼之中。而当尝试将珀西在原版《弗兰肯斯坦》的改动纳入观察、评介的视野中时, 以往“珀西对玛丽的影响巨大”之定论似乎能产生更多新的有趣结果。同时, 通过对珀西于玛丽初稿中“浅薄的改动”和“深刻的改动”进行分析, 可以推得相较于珀西企图利用“诗”的力量来面对或制衡英国步入工业革命时期文学创作群体所面临的焦虑, 玛丽更愿意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直接指出“科学家应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去限制和控制科学的发展”这一具有现代性和科学伦理意义的观点。因此, 珀西之“雕琢”不应一言以蔽之, 否则难免步入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的忧郁症之中。

关键词: 珀西·比希·雪莱;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 《弗兰肯斯坦》; 《原初的弗兰肯斯坦》

前言

1816年, 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夏天因恶劣吊诡的天气而变得寒冷潮湿。狄沃达蒂别墅内五个年轻人中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后简称“玛丽”)所创作的《弗兰肯斯坦——现代的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1818, 后简称《弗兰肯斯坦》)在拜伦倡导的“鬼故事竞赛”中催生而出, 并在日后的“长达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中, 它牢牢地控制住了人们的想象”^[1], 甚至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2015)附录中所呈现的民主时代权威经典书目中, 《弗兰肯斯坦》也在众多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显得如此亮眼^[2]⁴⁸³。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后简称“珀西”)作为玛丽爱情和文学上的启蒙者, 对玛丽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然而长久以来, 关于雪莱夫妇之间的文学互动研究并不常见, 多是单独地对《弗兰肯斯坦》的“科学发展带来的惊悚”“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或是以老生常谈的“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之视角来对其进行评鹭和定位, 在《弗兰肯斯坦》经典化的过程之中, 珀西对玛丽的影响——在国内学术界被忽视而不见——在国外研究界却是一个近两百年都悬而未解的难题。从“科学”角度去解读《弗兰肯斯坦》显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无论是作为“反科学小说主要叙述形式”存在的《弗兰肯斯坦》抑或是浪漫主义时期主张“创造”的《弗兰肯斯坦》, 都在早前的国内外学术界获得了详尽的阐述。但当尝试将珀西在原版《弗兰肯斯坦》的改动纳入观察、评介的视野中时, 以往“珀西对玛丽的影响巨大”之定论似乎能产生更多新的有趣结果。

[作者简介]

陈瑞浩(2001—), 男, 浙江温州人,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一、关键与否：《弗兰肯斯坦》作者之争

哈罗德·布鲁姆曾在 2008 年编辑了研究玛丽的专著《布鲁姆的经典批评：玛丽·雪莱》(*Bloom's Classic Critical Views: Mary Shelley*, 2008)，在专著中他强调作者生平对《弗兰肯斯坦》的创作影响，这一传统的“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开拓了用传记来研究珀西对玛丽小说创作研究的视野。由此，关于珀西对与玛丽创作《弗兰肯斯坦》时期的影响，可以从两人各自的传记以及国外学者对于这一文学事件的评价窥得一些信息。

多萝西·胡布勒(Hoobler.D.)与托马斯·胡布勒(Hoobler.T.)这对伉俪合著的《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后简称《怪物》)是国内外研究玛丽作品或生平较为重要的一本专著，两人在书中谈到：

1817 年 5 月，玛丽完成了《弗兰肯斯坦》的创作……这本书以巨大的雄心描述了一些形象，为了实现它们，甚至不顾及他人所付出的代价。玛丽力图揭示，即便那些动机良好、极富天赋的人——葛德文和雪莱就是这样自认的——也会出错。但是去诟病这两个高大的形象，这两个名义上几乎是她生命中的上帝的人，她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怪物。^{[1]220-221}

葛德文和珀西作为玛丽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男性，玛丽试图通过塑造弗兰肯斯坦这一科学无节制发展而诞生的怪人来揭橥这两位“高大的形象”也会因自己的自负和高傲而出错，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玛丽创造这一角色的间接原因。除此之外，在《怪物》中也直接谈到了珀西对玛丽创作《弗兰肯斯坦》的帮助：

关于雪莱在这部小说创作中所起的作用，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他对手稿作了一些修改，但是对故事并没有作任何大的改动；实际上，雪莱的一些修改意见微不足道，显得有些谦虚……雪莱所做的最重要的改动是小说的最后一行。玛丽开始是这么写的，“说完他纵身跳出窗外跳上紧挨着船边的冰筏随之远去他被波涛推着而我在茫茫黑夜中很快就看不到他了”。雪莱改成了“说完，他纵身跳出窗外，跳上紧挨着窗外的冰筏。一转眼，他就随波涛而去，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玛丽的“看不到”更大地保留了怪物仍然活着的可能性。^{[1]222-223}

多萝西夫妇认为珀西对于玛丽《弗兰肯斯坦》的创作所给予的帮助更多的似是导师对学生一般的改正，而玛丽也选择了全盘接受，但珀西对玛丽的修改对于故事的主要走向并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动和转向，其认为珀西对小说最为重要的改动仅仅只是在结尾降低或者是抹杀了“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存活的可能性，这处的改动似乎也能闪耀出珀西的人道主义精神光辉²。上述论断揭橥出一个结论——珀西对于“弗兰肯斯坦”这一角色的创造有重要意义，而其对玛丽的原稿改动的作用却微乎其微。

事实上，当《弗兰肯斯坦》最初于 1818 年 1 月 1 日在伦敦匿名出版时，珀西在与该书出版商的沟通之中，“否认了在该书的创作中发挥了任何作用，并表示该手稿是‘一位朋友托付给我的。’”^{[3]101}而玛丽自己则在 1831 年修订版《弗兰肯斯坦》的序言中也表示“她并没有得到珀西关于任何一件事的建议，或一系列的感情。”

除此之外，国外的评论家与学者也有对这一争论作出评价，但大多较为分裂，难以统一。一部分学者或评论家声称虽然该小说为玛丽构思并缀写，但珀西的编辑对手稿提出的意见在小说的创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甚至是主要的作用；而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这一说法夸大其词且并不能得到论证与证实。如穆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认为《弗兰肯斯坦》前五章的弗兰肯斯坦“反映了雪莱这个人，她在创造怪物时抛弃了这一个角色，然后被弗兰肯斯坦的朋友克莱尔所接受。”^[4]而编辑詹姆斯·里格(James Rieger)却持反对意见，认为：“珀西在本书制作过程中每一点的帮助都非常的宽泛，人们很难想明白他是读者还

² 然而多萝西夫妇这一论断几乎是错误的，在原版的手稿之中，珀西并没有对这段有上述的修改。

是次要合作者”，但在此之前的1974年，里格也曾声称珀西“在《弗兰肯斯坦》的各个阶段都进行了工作，从最早的草稿到印刷校样”，并认为他至少应该被视为一个小的“合作者”。^[5]美国语言教授玛丽·海伦·休特 (Marie Hélène Huet) 在其1993年出版的著作《巨大的想象力》 (*Monstrous imagination*, 1993) 中，提出“珀西在《弗兰肯斯坦》的创作中被忽略了”。她特别指出了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对这部小说的影响，然而在当时只有珀西读过这本书，而玛丽没有。休特还强调了珀西用自己的词汇取代玛丽更简单的措辞的几个例子，称这是“无可挑剔的证据”，表明珀西正如里格所说，至少是一个次要的合作者。除此之外，她还认为珀西应该对小说中人类繁衍和不育的主题负责，并认为珀西发展了维克多和伊丽莎白角色之间的对比，以及应将“维克多应该前往英国为他所创造的怪物再创造一个女性伴侣”的想法归功于珀西。^[6]“珀西为作者”这一假说的支持者也将珀西早期的两部哥特式恐怖小说《扎斯特洛奇》 (*Zastrozzi*, 1810) 与《圣欧文》 (*St. Irvyne; or, the Rosicrucian*, 1811) 纳入研究的视域之中，并认为这两部小说中的“复活尸体”“炼金术士”“追求与复仇”等情节和母题与《弗兰肯斯坦》高度重合，尽管这两部小说大量借鉴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情节，但假说支持者仍认为玛丽是在参考了珀西这两本匿名出版的小说后才创作出的《弗兰肯斯坦》。

对于休特的观点，编辑编辑邓肯·吴 (Duncan Wu) 提出了异议，认为玛丽在珀西提意见或修改之前已经确定了“维克多与伊丽莎白之间的角色对比”这一书写以及“为弗兰肯斯坦创造一个女性怪物”这一情节，并说明珀西只是提议维克多去英国应该是他自己的想法而非其父亲之意图。^[7]²¹²⁻²¹⁷ 专攻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英国文学教授安妮·K·梅勒 (Anne K. Mellor) 认为里格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对女性作家创作的偏见，是“明显的性别歧视”，她认为里格似乎是在暗示玛丽无法独自创作出这部作品。安妮随后还继续了这一项研究，其认为珀西只“做了许多技术上的勘误，多次澄清文本的叙述和主题延续性。”以及论证了“珀西更有可能是《弗兰肯斯坦》1831年编辑”的观点。^[8]³¹⁻³⁷ 无独有偶，莱斯利·S·克林格 (Leslie S. Klinger) 在《新注释弗兰肯斯坦》 (*The New Annotated Frankenstein*, 2017) 中坚持认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和珀西·雪莱传记上的巧合证明了珀西是这部小说作者”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并认为相较于传记，批评家们更应该从原初文本即手稿和玛丽于1831年版的《弗兰肯斯坦》的序言入手。^[9]

查尔斯·罗宾逊 (Charles E. Robinson) 于1996年出版了《弗兰肯斯坦》手稿的转录版本及该作的创作年表。基于一手的原始材料，他认为玛丽才是这部小说的背后的“创意天才”，珀西的贡献类似于出版商编辑所给予的帮助。然而，罗宾逊的评价也并非一成不变且颇显暧昧，前后甚至有抵牾之势。2008年，罗宾逊不情不愿地承认了珀西在《弗兰肯斯坦》中的贡献，引发了传媒界和学术界的狂热辩论。但2015年，罗宾逊却认为这个问题仍然值得商榷，悬而未决，应该进一步讨论。^[10]¹¹⁷⁻¹³⁶ 时间推进到2022年，苏德比·李 (Suddaby Lee) 和戈登·J·罗斯 (Gordon J. Ross) 通过对《弗兰肯斯坦》的分析，发现了重要的证据，论证了玛丽在整部小说中具有完全的“作者身份”，并反对“珀西在《弗兰肯斯坦》的创作中发挥重大作用”这一观点。^[11]

由是观之，珀西对《弗兰肯斯坦》的影响难以盖棺定论，近两百年的争论也难以在今天画下休止符。在下文中，笔者将从查尔斯·罗宾逊2008年版《原初的弗兰肯斯坦》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 2008) 入手，浅议珀西对玛丽手稿的修改以及对珀西修改的一些思考。

二、被忽视的“雕琢”

《原初的弗兰肯斯坦》为查尔斯·罗宾逊根据馆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弗兰肯斯坦》的手写草稿，通过辨别珀西和玛丽两人在手稿的字迹，分别收录了珀西修改版《弗兰肯斯坦》与玛丽原版《弗兰肯斯坦》。在原版手稿中，珀西做了大量注释，且第一卷中缺少沃尔顿写给妹妹的四封介绍信和第一章的前半部分，第二卷中缺少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和第四章的全部内容。^[12]值得肯定的是，《原初的弗兰肯斯坦》企图让读者更直观地观察到珀西对玛丽的小说创作之影响以及玛丽所创造的“弗兰肯斯坦”原本的模样。

在字数上，珀西之修改版《弗兰肯斯坦》相较于原初玛丽于1816至1817年间所作手稿即原版的《弗兰肯斯坦》，珀西在修改版的72000字中大约贡献了至少4000至5000字^[13]²⁵，大约占据全文的百分之七。

查尔斯认为,珀西对《弗兰肯斯坦》4000至5000字的修改之中,大部分都是正向的修改,而他的改动大部分也都较为细微,如更改标点符号、修改玛丽的拼写等^{[13]26}。除去对于玛丽拼写错误和病句的修改,对于这类较为浅薄和细微之改动,查尔斯对之作作了大致的分类与总结:

首先,珀西会对玛丽的不明确指向提供一个具体的实物,如会在玛丽原文的不定代词或及物动词后增添一个更为具体的名词。比如在玛丽所创作的原版小说中,她写道“如果不是懦弱和粗心限制了我们的话”而珀西则修改为“如果懦弱或粗心没有限制我们的调查的话”。^{[13]270,75}其次,珀西不似玛丽用简单的词句或语法来协调及连接句子,反而有时会在句子中引入从属关系甚至更为复杂的关系句式。玛丽一开始写道:“但我不断重复同一话题的执着让他感到惊讶”,而珀西则将之修改为“但我不断重复同样的话题,让他相信我的失常是由于某些不寻常的可怕事件造成的。”^{[13]282,86}再次,珀西会删去玛丽原版中的单词,重写原版中的短语,精简原版中的行文,让原本的句子不至于冗长。例如玛丽原版味“仍保留着她姓氏‘莫里茨’的马丁女士”,珀西则直接了当地将其改为“马丁—莫里茨女士”。^{[13]284,88}最后,珀西会修改玛丽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调以契合人物言语的方式,尽管玛丽原本的特色仍然明显。比如玛丽原版写道:“我不寒而栗地思考着曾经发生的一切……,你让我凄惨得无以复加”珀西将其改为“我不寒而栗地想到,我一直悲惨的起源和作者……,你让我无力考虑我对你是否公正。”^{[13]319,124}

查尔斯总结的上述观点或许得以佐证珀西于玛丽在《弗兰肯斯坦》创作实践中的微弱作用,其对语病的修改、行文的捋顺,对于玛丽口语化、散文化言语的更正似乎是现代编辑或者读者都能够做到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使玛丽行文的语言更偏向拉丁文古典的风格,珀西在文章中增添之大篇幅的段落往往带有其深刻的含义,其改动往往能够加深读者对小说第一卷情节、科学、政治等内容的理解。

首先,在第一卷的第一章中,珀西的补充强调了维克多和伊丽莎白“差异中的和谐”,为小说中维克多和伊丽莎白日后的情感走向铺垫了基础,珀西写道:“我乐于调查与现实世界有关的事实,而她则忙于追随诗人所创造的空中楼阁。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秘密,我想去发现它,而于她而言,它是一个得想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的空缺。”^{[13]62}其次,在小说第四章珀西中,西扩展了教授沃尔得曼对两位炼金术士阿格里帕和巴拉塞尔苏斯对现代科学家影响的评价,他提及:“现代哲学家的大部分知识基础都要归功于这些人不屈不挠的热情。他们留给我们的一项更容易的任务,就是为这些事实赋予新的名称,并对它们进行有关联的分类,而这些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为我们揭示……”。^{[13]72-73}再次,第八章珀西在伊丽莎白的信中加入了一段长文以昭示日内瓦比法国和英国更加的开明与共和。在这一段长文中,珀西认为“我国(指日内瓦,笔者按)的共和体制造就了比周边君主制国家更简单、更幸福的礼仪。因此,在我们这个幸运的国家,既不贫穷也不受人鄙视的人类所处的阶级之间的差别较小,他们更有教养和道德……,这并不包括牺牲人的尊严。”^{[13]89}最后,第十五章中珀西在原本的文段中加入了大段的环境描写,通过对于环境的刻画和书写烘托氛围与推进人物的情绪发展,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珀西增添的一句:大海,或者说是浩瀚的冰河,蜿蜒于群山之间,山顶高耸入云。冰雪闪烁的山峰在云层中闪耀着阳光。^{[13]121}

除此上述的改动之外,珀西仍需要因其质疑维克多的动机,对小说第二卷第六章中作出的重大改动而负责。在征兵初期,维克多的父亲建议维克多陪同克莱尔前去英格兰。珀西在玛丽原稿空白处为其注释,写道:“我认为去英格兰的提议应该被归为维克多的提议,他去英格兰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收集知识,为了创造一个女人(formation of a female),他应该在谈话中引导他的父亲认识到这一点——谈话一开始就应该这样”。^{[13]28}而玛丽依照珀西的批注照做了。因此,在1817年4月中旬她完全重撰小说之前,她插入了一段重要的段落,这段落在意阐述“维克多最初迟迟未征得父亲同意访问英国”这一前因。随后玛丽删去了两页半的草稿,并起草了四页半的替代页来讲述“维克多在其中最终恳切地请求父亲允许他访问英国”这一后果。职是之故,在珀西的建议下,维克多成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人,而并非其父亲。

如果说珀西对于玛丽《弗兰肯斯坦》创作实践中细微的词语乃至语病修改难以说明问题,那么大段的文本插入无论是在字数上或是在文本深层乃至形而上的意义之上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上述列举的珀西对玛丽原版《弗兰肯斯坦》几个方面的修改与添置,首先折射出了珀西自身熟稔于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走向和对于小说节奏走向的把控。于此同时,珀西补充的有关“教授沃尔得曼对两位炼金术士阿格里帕和巴拉塞尔苏斯对现代科学家影响的评价”也引导读者对小说中的科学无限制发展之思,但同时似乎也与玛丽

原本的创作意愿相悖。除此之外，在第八章中对于日内瓦的赞赏也反映出珀西对于民主观念的思考与政治思想的展示，对因“无神论”而被驱逐出校园且被褫夺两个孩子抚养权最后逃离英国奔赴意大利的珀西而言，有这一政治思想似乎也并不为奇。最后，作为无神论者和素食主义者，大段环境描写的插入似乎也在透露出珀西作为泛神论者的乞灵，昭示着浪漫主义作家与自然之间难以言语的联结。除此之外，有关第二卷中珀西对玛丽原稿空白处的补充注释，让玛丽最终插入了一段重要段落以说明是维克多父亲起初不允许维克多前往英格兰，并在其后删去两页半草稿，以四页半的替代页阐明维克多成功说服父亲使其前往英格兰，令其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唯一之人”这一重要改动，使珀西对于玛丽原初《弗兰肯斯坦》的“雕琢”——无论是在浅薄层面上或是形而上意义层面上——均有所裨益，其贡献并不能单纯以“现代编辑”或“现代读者”的作用来概括。

三、“雕琢”之思：《弗兰肯斯坦》中珀西有关炼金术士的补充

前文所述之珀西对玛丽原初手稿的改动大抵可以分为“浅薄的改动”与“深刻的改动”。“浅薄的改动”修改了玛丽语法与单词的错误，使文本更偏向于古典的拉丁文风格，起到了一个现代编辑或读者之作用。至于“深刻的改动”即几段长文在《弗兰肯斯坦》中的添置却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浪潮中闪出别样的光点，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进行中的欧洲大陆与英国中的人民对于工业、民主，乃至科学都有了更深层的思考与反思，甚至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上能引出当代读者别样的思考。

十九世纪，现当代西方对科学的依赖与敬仰在整个世界无出其右，尤其英国更甚。工业革命与圈地运动的进举让科学之地位在英国无限制地拔高。历史学家罗宾·吉尔莫（Robin Gilmour）曾在《英国文学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中写道：

在业余层面，科学化身为自然史，差不多成为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全民爱好。在职业层面，科学成为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们对古老大学进行现代化改造，在教育体系中建立科学学科，千方百计争取公共资金资助科学研究，奋力赢得尊贵的专业地位。在新兴的工业城市，科学化身为推进 公众卫生运动成为社会改革的前线……1860 年以后……科学变成一种日益自信和帝国色彩日益浓厚的意识形态，开始把手伸到此前不归它管的领域——人类行为研究。“科学”得到广泛认可，被看作是打开所有门户——从社会结构到潜意识的工作机制再到宗教经验本身的魔法钥匙。^{[14][11]}

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兴盛是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自身生产力的需要高度匹配与呼应的。然而英国的小说界却对此种拔高做出了有趣的回馈即“深层的反思”——对于科技无节制发展和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担忧与恐惧。当我们面对以科学和科学家为题材的小说——不难发现——科技对于社会诸方面的积极影响消失了，科学的正面意象不见了。^[15]简而言之，在 19 世纪英国作家笔下诞生的“疯狂科学家”形象似乎揭橥出了一个难以预料的事实——“文学虚构做出了与真实世界相反的故事叙述、形象刻画及价值评判”^[15]。

相当矛盾的一点是，即使在玛丽原版的《弗兰肯斯坦》的主旨之一是为了强调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前提下，珀西仍旧对“炼金术士”这一中世纪在众多作家所创作的文本中便已存在的负面形象给予正向描写，认为“现代哲学家的大部分知识基础都要归功于这些人不屈不挠的热情”^{[13]89}。这一有悖于玛丽原版《弗兰肯斯坦》主旨的改动是否与珀西本身对科学的观念有关？

怀海特曾评价珀西颇具慧根，认为“假如雪莱晚生一百年，到 20 世纪再降临到世界上来，他肯定会成为化学家中的牛顿”^{[16]82}。而珀西对于科学的探索与好奇，在伊顿中学时期已初具端倪，徐凌曾考证到珀西在伊顿中学的教师林德³是“雪莱生命中最重要智力因素”^[17]珀西本人也曾坦言道：“我永远不会忘记

³ 林德本人精通于天文学和气象学，自皇室学术退休后成为伊顿中学的教师。

我们那长时间的交谈，他在其中显露了最仁厚的宽容和最纯洁的智慧和的精神”^[18]。科学对于珀西的创作影响，在《解放的普罗米修斯》的第四幕与其诗论《为诗辩护》中均作了阐释，“智性”作为珀西创作实践产出物的标志属性之一已无需多言，而普罗米修斯作为古希腊道德和智性的代表人物自然受到了珀西的大力推崇，正如其于《解放的普罗米修斯》的序中所言：“普罗米修斯仿佛是道德和智识本性最高完美的典范，在至纯至真动机的驱使下向着最美好、最高贵的目的”。珀西对于科学的肯定态度延续到了科学家的身上，甚至连前几个世纪作为文学中负面形象呈现的炼金术士都沾了光。《科学事实与科学小说百科全书》曾对“科学家”一词进行解释：

指科学的实践者……然而，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科学家的形象继承了中世纪炼金术士和巫师的许多特征。早期的文学作品通常不信任“科学家”，认为他们热爱钻研抽象事物是不适应社会以及对邪术感兴趣的表象，可能带来更危险的后果。^{[18]469}

对于炼金术士，中世纪以降的最经典的文学范式便是站在道德的角度，对沉迷于炼金术而误入歧途的人进行讽刺以揭露炼金术之弊端。但显然珀西并没有继承这一传统的文学范式，而是选择对其多加的赞赏甚至将现代哲学家的知识基础归功于他们。多萝西之《怪物》中也提到：

雪莱对于文稿的改动，也倾向于为弗兰肯斯坦医生的行为平反，把他描述为一个牺牲品，而不是一个罪恶的制造者。这反映出雪莱不仅没想明白而且他自己和维克托本来就很相像。玛丽·雪莱总是看得很明白，弗兰肯斯坦在欺骗他自己。她的丈夫也是这样。^{[1]222}

我们并不能仅从这一处的文本增添而武断地推断出珀西对科学怪人持推崇的态度，事实上，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即“科学探索为人类开拓出一个无比神秘、真正广阔的前景，在发掘、服从最高想象力的层面，科学与文学并不矛盾”^{[19]120}，但其添置段落的隐含话语无疑是与“疯狂炼金术士”转换为“疯狂科学家”文学例证的《弗兰肯斯坦》所蕴含的主旨相悖。

颇有趣味的是，在《为诗辩护》中，珀西写道：“科学已经扩大了人们统辖外在世界的王国的范围，但是，由于缺少诗的才能，这些科学的研究反而按比例地限制了内在世界的领域；而且人既然已经使用自然力做奴隶，但是人自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而创造力是一切知识的基础。”^{[20]152}由此可推得珀西的诗思也同上述提到的众多作家一样有着与现代科学所抗衡的意味在，诗人仍旧高于一切，仍是浪漫主义时期“创造”的代言词，仍是“世间之未被公认的立法者”。对于科学的推崇与诗人地位的崇高其实并不冲突，但相较于玛丽原版的《弗兰肯斯坦》而言，珀西之添置似乎是起了负面效果了，这也导致了部分当代学者做出了一些过于武断之结论——玛丽·雪莱以其《弗兰肯斯坦》的“世俗神话”，用弥尔顿的认识论框架对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进行了富有远见的批判，不动声色然而激进地翻转了她丈夫毫无疑义的普罗米修斯主义。^[21]

四、“诗的焦虑症”

时至今日，国内有关珀西对于玛丽原版《弗兰肯斯坦》的修改之研究仍存在着较大的漏洞与空缺。以“知人论世”等外部研究方式探讨玛丽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势必逃不开也避不掉多萝西夫妇所作的玛丽传记——《怪物》。可至今仍没有学者对书中珀西对玛丽原稿《弗兰肯斯坦》最重要的修改提出质疑。在《怪

物》中，多萝西夫妇强调是珀西在结尾降低或者是抹杀了“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存活的可能性。可从查尔斯《原初的弗兰肯斯坦》中，恐怕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珀西对玛丽原稿修改后呈现为：“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船舱的窗户跳到了靠近船只的一艘冰船上去；他自己跳了下去，并被海浪所卷走，很快，我就在远处的黑暗中失去了他的踪影。”^[13]²⁴⁵ 通过这段修改后的文字与玛丽原版文本的比对，不难发现珀西对于玛丽原版的修改大抵只有介词的改动，单词的修改以及标点符号的增添，属于上文中所提及的“浅薄的改动”，并无多萝西夫妇于《怪物》中所称珀西在结尾处抹杀怪物仍旧生还的可能的深意。

学界对于珀西对玛丽的原稿“雕琢”的忽视除了体现在上述对于研究专著的考证缺失之外，也缺乏了对珀西部分改动之于玛丽创造“弗兰肯斯坦”初衷相悖的具体考量，而落入“珀西对于弗兰肯斯坦这一角色创造具有巨大作用和影响”的套话和窠臼之中。诚然珀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者，相较于科学而言，诗的伟大力量更让他着迷与臣服，他也坚信诗人的创造力如塔索那句大胆而真实的名言中所阐述的一样：没有人配受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与诗人^[20]¹⁵⁶。相较于珀西企图利用“诗”的力量来面对或制衡英国步入工业革命时期文学创作群体所面临的焦虑，玛丽更愿意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直接指出：“科学伦理学或人文价值要求限制和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如果不是完全禁止或停止的话，科学家理应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21]。这一具有现代性和科学伦理意义的观点。归根结底，有关珀西之于玛丽初版《弗兰肯斯坦》的“雕琢”不能以“珀西对玛丽有巨大的影响”一言以蔽之。若仍以这一陈腐观点去窥视这一极具现代性意义的作品，反倒是回应了哈罗德·布鲁姆于《影响的焦虑》中那种痛苦的情绪了——“诗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22]⁶

参考文献：

- [1] 多萝西·胡布勒，托马斯·胡布勒. 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 [M]. 邓金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2]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 [M]. 江宁康，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 [3] Zimmerman, Phyllis. Shelley's Fiction [M]. Los Angeles, CA: Darami Press, 1998.
- [4] P. D. Fleck. Mary Shelley's Notes to Shelley's Poems and 'Frankenstein' [J]. Studies in Romanticism, 1967(6): 238-239.
- [5] Rieger James.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The 1818 Text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6] Marie-Hélène Huet. Monstrous imagination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 Duncan Wu. 30 Great Myths about the Romantics [M]. Wiley-Blackwell, 2015.
- [8] Mellor Anne K. "Choosing a Text of Frankenstein to Teach" [M] // Mellor Anne K, Behrendt, Stephen C (eds): Approaches to Teaching Shelley's Frankenstein,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0.
- [9] Leslie S. Klinger. The New Annotated Frankenstein [M]. New York: Liveright, 2017.
- [10] Charles E Robinson. Percy Bysshe Shelley's Text(s) in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s Frankenstein [M]. // Alan M. Weinberg, Timothy Webb (eds): The Neglected Shelle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1] Suddaby Lee, Ross Gordon J. Did Mary Shelley write Frankenstein? A stylometric analysis [J].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2023(38): 750-765.
- [12] Ashley Chantler.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 and: Frankenstein: Icon of Modern Culture (review) [J]. The Byron Journal, 2010(38): 185.
- [13]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Percy Bysshe Shelley, Charles E. Robinson,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 [14] Robin Gilmour, The Victorian Period: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30-1890 [M]. London: Longman, 1993.
- [15] 萧莎. “疯狂科学家”的三宗罪：19 世纪科学小说中的思想辩论与文化竞争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89-103.

- [16] A.N.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M]. 何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局, 1989.
- [17] 徐凌. 雪莱与科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7(2): 62-93.
- [18] Brian Stableford, Science Fact and Science Fiction: An Encyclopedia[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19] 金铖. 构筑想象的城堡[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2.
- [20] 雪莱. 为诗辩护[M] 缪灵珠, 译. // 刘若端编.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21] 郝田虎. 《失乐园》《弗兰肯斯坦》和《机械姬》中的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J]. 外国文学. 2019(1): 3-14.
- [22] 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 徐文博,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15.

Overlooked changes——About Percy Bysshe Shelley's revision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s *Frankenstein*

Ruihao Che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Scholarly studies of the literar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helleys are rare, and most of them fall into the pattern of Percy'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reation of *Frankenstein's* character. And when we try to incorporate Percy's changes in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 into the field of observation and review, the previous conclusion that Percy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Mary seems to produce more interesting new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ercy's "shallow changes"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Mary's first draft, it can be compared with Percy's attempt to use the power of "poetry" to face or balance the anxiety faced by the literary community in Britain ente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ry is more willing to st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utilitarianism and directly point out that "scientists should take a cautious and responsible attitude to limit and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which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ity and scientific ethics. Therefore, Percy's "sculpting"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 otherwise it is inevitable to enter the depression of Bloom's so-called "anxiety of influence".

Keywords: Percy Bysshe Shelley;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Frankenstein*;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